

2408

惠水文史資料

第九輯

81-3
有
用



贵州省惠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高水成清其
德也

德也

高

高水成清其德也

惠水文史资料

(第九辑)

贵州省惠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惠水县政协(七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委员：韦汉鸿

副主任委员：王品崇 胡宜桂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韦汉鸿 毛荣华 王品崇 胡宜桂

黄达武 黄如望 翁超禄

本辑审稿人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韦汉鸿 毛荣华 王昌儒 王品崇 甘以仁 龙明坤
白涌慰 朱元康 朱元惠 向自宜 吴永福 吴邦琮
吴治国 吴家福 李怀昌 李国庆 陆世明 罗廷先
钟其金 胡宜桂 贺国恩 姜洪臣 黄如望 曾宪文

目 录

布苗义军领袖陈乔生	黄如望	(1)
龙沛霖三代世家	龙明逵 龙明坤	(5)
雷石世家兴衰逸闻	王昌儒	(9)
东关冲写字岩的由来	杨发刚	(12)
身残志不残的龙惠生	向自宜	(14)
回忆陈大羽同志	王品崇	(17)
怀念父亲——白天城牧师	白涌慰	(21)
回忆我们的卜秀英老师	刘志德	(26)
卢凯其人其事	韦汉鸿	(32)
军警冲突 酿成血案		
——记三都警卫队袭击贵阳防空兵经过		
	王品崇	(36)
乡政学院和职业中学对惠水的贡献	钱定权	(41)
惠水民族师范学校	朱元惠	(45)
私立凤山初级中学校歌	曾宪文	(49)
艰苦创业的惠水县卫生学校	吴家福	(51)
惠水县和平二小建校前后	吴治国	(57)
惠水城关二小发展概貌	罗廷先	(60)
六坡小学二三事	朱元康	(70)
惠水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沿革	吴邦琼	(73)
功夫不负有心人 老龄桔树再逢春	王昌益	(75)
惠水煤炭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概况	姜洪臣	(79)

惠水县古傩艺术表演队赴京	
参加亚运艺术节	黄达武 (84)
惠水民族节日文化活动风采	文史办 (86)
惠水集邮史话	曾宪文 (91)
六旬自记·七旬续笔——刘宗尧先生遗著选抄	
刘续姜供稿 编辑组整理	(96)
千里寄故情	沈晒之 (102)
抵季乡抵塘发现一颗明代道教用印	李怀昌 (104)
怪石球专访记	韦汉鸿 (105)
惠水方言选摘	胡宜桂 (107)
葛国桢遗诗四首	文史办 (120)

补 白

一、义军首领王囊仙	(4)
二、三十年代初期惠水县城设有小学校三所	(59)
三、尊重人才的八项标志	(72)

布苗义军领袖陈乔生

黄如望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曾广依部，分兵几路进入贵州，与贵州潘明杰领导的苗族义军和何得胜领导的汉族号军配合围攻贵阳。当曾广依部将余诚义(号“大胡子”)和梁副将军(号“仰天燕”)带兵进袭贵阳外围定番州城时，曾有一小支太平军插入城南之雅水、合爱一带活动，大造声势，打富济贫，发动地方群众抗税抗暴。

同治三年(1864年)惠水抵季布苗领袖陈乔生，由于受太平军革命精神的鼓舞，遂击鼓传锣号召抵季附近一带农民揭竿起义，并以播武为根据地组成有数千人之众的队伍，开始向各营、汛及地方头人发起猛烈进攻，继而又与麻哈潘明杰等苗族义军联合攻打安顺、归化、广顺、清镇、安平、龙里、贵定等地，并攻下了定番州城。定番州城被攻陷，大大震惊了贵阳官府，贵州巡抚连忙派提督赵德光和粮草官吴锡琛率领重兵反扑。义军见敌方兵多将广，武器精锐，难以抵挡，乃自动撤离州城，边战边退。结果敌人所收回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赵提督气急败坏，遂与吴锡琛商议，带领大军直下播武、羡塘，务必将陈乔生义军一举消灭干净。他们一路之上见苗就杀，见物就抢，并将沿途苗族村寨一毁而尽。陈乔生义军见敌人来势凶猛，不宜与之硬拼，便采取“敌有万兵，我有万山，敌来我去，敌去我来”的多种战略战术，凭藉所占地形的优势，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弄得敌军晕头转向，无所措手足。

正当此时，省城贵阳因被多路义军夹攻、重重包围，城内戒备又十分空虚、朝不保夕。赵提督深恐省城一旦失守，自己有咎难辞，在权衡利弊之后，遂决定将部队全部撤回，吴锡琛留守坐镇。

同治四年(1865年)陈乔生又与广西下河苗相约于阴历十月十七日下午攻打定番城。当日上午正值新任定番知州李蔚然亲自带兵押运地丁银进省上缴，他刚走到青岩便听说定番城已被义军包围。李知州自知“守城有责”，遂立即将地丁银点交青岩城防局，委托代为上缴，自己则带兵折身而回。来到小山，又听说小山以下沿途已为义军所控制，于是改走小路，取道白央寨、过干沟桥返回州署。这时州城已是一片混乱，城内守兵很少，李知州眼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但为显示他对清王朝的一片忠诚，便换上一身新官服，手执笏板，站立中堂，大有虎死不倒威之势。当义军冲入署内，执枪对准勒令其投降时，他不惟拒不投降，反而破口大骂义军，出言不堪入耳，义军开枪将他击毙，并剖腹示众。都司谢永盛、贡生世袭云骑彭源浚等亦相继被义军枪杀。但义军此次入城，逗留时间不长，旋即撤退，继续在芦山、抵季、岜羊等地一带活动，曾与摆金打铁寨民众联合，阻截都匀各营粮道，致使提督赵德光全军饥溃，并将清军总兵王松林围困，占领了大塘、广顺。

同治六年(1867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王朝即采取紧急措施，调集贵州邻省所有兵力分四路向贵州进军，对贵州各地义军进行疯狂镇压。而陈乔生义军则因身居山区少与外地义军联系，消息不灵通、对形势也估计不足，仍继续孤守阵地，大肆开展活动。是年二月初九陈乔生再次与下河苗联

合进攻定番城，并于事前调遣部队前往红岩一带堵截清军后援。吴锡琛探明了义军攻城的日期，便急电报请赵提督火速派兵援助。而陈乔生在临开始攻城之前，又突然改变主意，将原派往红岩的部队全部召回，以增强攻城的实力。岂知义军的撤回，却给了清军以可乘之机，赵提督随即带领部队赶在义军攻城的前夕深夜入城，并在西门外一带作了周密的伏击部署。翌日清晨，陈乔生义军果然按时出动，高举义旗，浩浩荡荡向州城挺进，刚一跨入清军伏击圈内，即遭到猛烈射击。陈乔生自知中计，即带领其部下拼命突围而出，而下河苗部队则奋不顾身继续与清军厮杀，杀死杀伤不少清军。义军虽然遭到清军如此猛击，但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被击毙者有三千人之多，杨梅坡、马蹄坡、西门田坝一带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义军的具具尸体都展现出一副副英武豪迈的气概，令人起敬起畏。从此，定番州城再也未发生布苗义军攻城之事。

陈乔生自突围而出之后，因赵军门忙于抽身护省，无暇跟踪追击，陈亦因此未就擒。

同治八年（1869年）夏，陈乔生义军又兵分两路，一路由陈阿敏率领经高寨走定番州城；一路则由陈乔生率领经牛场出三都欲往中槽。定广协副将何雄辉率部于六月二十四日与陈交战于杉木洞，义军队众蜂拥围攻何雄辉。至二十六日何添调各营，枪炮齐发，义军死伤甚众，陈乔生始移踞雅州牛洞，洞险粮多，官兵屡攻不下。其后陈乔生、陈阿敏又移至青藤硝洞据守，洞宽而深，水粮充足，巡抚曾璧光乃不得不出示招降牌，派总兵李荣春、李昌福及副将凌兴发等于十二月初七亮出免死示谕。陈乔生被诱降后，在贵阳遭杀害。

参考《定番州志》、《惠水县志》并承刘亮同志提供部分资料，
谨此致谢。

~~~~~  
(补白一)

### 义军首领王囊仙

王囊仙，女，布依族，清贵州南笼布依族农民起义女首领。王又名阿崇、阿秀，南笼府(今安龙县)洞洒人。王以行巫治病为掩护，联络各地起义人员，被称为“囊仙”(即“仙姑”)。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初五，和韦朝元(布依族，义军首领)率领布依族、苗族农民举行起义，攻克南笼，继之北上，先后攻克册亨、永丰(今贞丰)、罗斛(今罗甸)、归化(今紫云)及广顺，省城贵阳旦夕可拔。在高潮时，义军的势力西北至威宁、黔西，西抵云南边境，几乎占领了贵州省的一半以及广西、云南的部分地区。义军屡败清军，清朝廷急派重兵镇压。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十五日，清军终于攻占了洞洒、当丈(义军大本营)，王囊仙、韦朝元等被俘。同年十一月七日，王囊仙、韦朝元、王化明、韦抱堵惨遭杀害于北京。

摘自1991年《贵州省情知识台历》

# 龙沛霖三代世家

龙明遠 龙明坤

龙沛霖原派汝先，三都小龙人氏，生于清道光年间。同治三年抵季布苗领袖陈乔生率农民起义抗税抗暴时，曾奉令带团勇前往镇压。事后因“平乱有功”，经省统领何冬三从九保奖府经历试用，专司调处乡民纠纷。因其为人正直、办事公允，向为乡民所敬重，被誉为“大旱中之甘霖”。一次他到西乡辖区办案，就因其不畏强权、不徇私情、秉公行事而触怒了当地族霸。当地族霸遂勾结其在金石的石姓亲戚，捏造事实，对龙沛霖进行恶毒攻击诬陷，致使其含恨而死，时年仅36岁。后控诉到省，经府衙核实纯属冤案，终获昭雪。

龙沛霖生有四男一女，其女嫁至九门寨黎姓家。

长子怀国，原派恩诰号显卿，曾随父出征戡乱，得保“五品军功”，不久去世。

次子怀邦，原派恩诏号汉卿，同治十年辛未岁试武庠。光绪九年委办小龙团务，光绪二十八年委任西乡总甲，统领全乡事务，为政清廉、刚正不阿、颇有父风。其虽系武庠出身，却酷爱诗书、手不释卷，对地方教育事业也极为关注，曾先后聘请贵阳刘春霖翰林和广顺李进士到小龙设馆教学。其弟怀璧、怀坤均受业于此馆，并先后岁试文庠，入学补廪。光绪三十四年，怀邦被委任第四学堂校董。

当时的定番州西乡辖区辽阔，除本州的甲戎、断杉、抵季、羨塘外，还包括今之大塘姑噜一带，大都是少数民族地

区，情况复杂、纠纷甚多，但怀邦却能应付裕如。及老，因精力衰退，大部分事务均交由其长子胜元代理。

怀邦不仅对公务处理得当，而且对调理家事、待人接物也很有方，显现出他是一个饱经世故、满腹经纶、有胆有识和富有雄才大志之人。

当其父沛霖含冤死后，他曾只身一人前往贵阳为一朱门人家担水出力，利用空闲时间写纸告状，为父伸冤。后又到雷云波左营中服役，勤学苦练，练就一身武艺，于同治辛未年岁试武庠。在贵阳结识了窦觉苍、桂伯铸、来茂香、赵以炯等名人，并与雷云波之弟子崇相友善。由于得到以上诸公大力襄助，使得其父之冤案能以大白。

怀邦祖母的一侍女不幸夭折，他曾亲自出面为之料理丧事，将其埋葬于自己的园庭中并为之立碑包坟。后又有一家仆的亲属因受不白之冤而被囚于州衙，怀邦获悉后即嘱其子胜元前往与州官交涉，据理力争，终于获释。受害人家感激不已，酬以重金，怀邦婉言拒受。

怀邦一家三代同堂、和睦相处。自父及长兄死后，几十口之家全为怀邦一人主持，有条不紊。但念及弟兄之中日后子孙越衍越多，日久天长难免发生口角，也容易养成其依赖思想，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乃至无所作为。为此，怀邦特召集弟兄商议分家各立门户之事，并在他主持下，先留出一份针线田给大妹，然后再把家产平分四份，凭拈阄各取一份。立分关之日，敬请全村寨老及众亲友上前作证。当分关立成后，阖家大小哭作一团、依依不舍，不肯相离，目睹者无不感叹。次年怀邦大寿，众多亲戚来祝贺，赠以金字对联，文为“三国操称仲谋两代是父是子；合州人仰邦国一家难弟难

兄”，横额“无愧邦国”。

三子怀璧，原派恩谕号理卿，光绪庚辰岁试文案元，辛卯年补廪，宣统二年委任自治公所所长，宣统三年当选为乡董。

四子怀坤，原派恩培号树卿，光绪十二年丙戌岁试文案元，辛卯年补廪，光绪三十四年任第四学堂劝学员，宣统二年在自治公所任职。

怀璧怀坤两弟兄不仅学识渊博、为人敦厚，而且在履行公务上也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谋私利、不徇私情。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百废待兴，兄弟俩深明“振兴中华、教育为重”之道，遂弃政从教，在家设馆教学，广收学子，不分民族、不分贫富，有教无类。由于他俩办学认真，雅水、羨塘等地的学生也不惜远道而来就读。地方文人方景先、方仲先也就是经他们栽培而成才的。方仲先曾毕业于法政学堂，在惠水凤山中学任教多年，对琴棋书画颇有擅长。

龙沛霖的后三个儿子个个聪明俊秀、学有专长，能文能武，在地方上很有名望，人称他们为“小龙三杰”。

沛霖之孙、怀邦之子胜元，系清末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张时琪所创立的“贵州省城公立自治研究所”第一期毕业生。因其学习成绩优秀曾被日本讲师高山公通和君子信太郎提名推荐去日本实习考察。但正在办出国手续时因其妻不幸病故而未成行。毕业回乡后受父委托协办西乡总甲事务。后因其对当时社会上尔虞我诈的行径看不入眼，乃自动引退，设馆于小龙屯，以教书育人为乐，不过问政治，自称“五口破柳先生”。胜元前在贵阳攻读时，曾与窦觉苍、窦以庄、桂伯铸等人相识。后来桂伯铸来定番主政，曾亲自登

门请其出仕。胜元不肯，以“陶潜五柳，故人五口；移风易俗，斯民淳厚”诗句相赠，表示谢绝。窦觉苍出任定番专员时，又与其侄、省民政厅厅长窦以庄一同到他家聘请他担任经济委员，也被他拒绝。以后谢贯一、陈惠夫等县长又先后前去请他负责主持修订县志，他都以“修史不详，恐以讹传讹，贻害非浅”为由而推卸。

当军阀割据、政治不清、土匪横行之际，他的同窗好友方仲先与金石王珍山二人，曾四出活动谋官，经胜元多方劝阻不从。后来二人虽然也当上了三都区正副区长，但因官运不通、纰漏百出，也就无颜去见胜元而内疚不已。胜元寿终于1951年，葬于龙美山之阴，享年76岁。至今他的门生仍念念不忘其训诲。

沛霖的另一孙、怀璧之子胜蛟，原派经纲号步云，光绪三十年甲辰岁试文庠，乙巳科中壹等第三名，丁未年毕业于贵州简易师范，曾与其父及叔在小龙屯设馆教学，并在定番第四学堂任过教。宣统二年中选为孝廉方正，由巡抚庞鸣苏验试，赐以六品顶戴。民国初年又曾以孝廉方正身份候补丙妹（今从江）县县长，后在荔波县病故。其尸抬回家乡安葬。

胜蛟一生从教，严己律人，且长于书法。光绪三十年他亲笔书写的“龙氏合族议事碑”至今犹存，笔迹刚劲而工整。小龙、六坡一带的墓碑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为本族人拟就一幅对联，文为“武陵繁裔昌百代，龙镇旺族庆三多”。以往，其族人多以此书作春联贴于大门上。

## 雷石世家兴衰逸闻

王昌儒

雷石是惠水地区独有的复姓，是三都镇金石村的一个大家族，其来源已在本史料第八辑作了阐述。在清咸丰、同治和光绪初年之间确实富贵双全，富是富在拥有四万八千挑米的田庄，贵是贵在一门之中有三昆仲一举成名。

雷石家族的先祖开茂乃雷氏二世祖雷珍之子，原籍四川。当其父为官奉调填八寨讨贼阵亡后，其母带其下堂至金石莽家。石莽视若亲生子，将之抚养长大，成家立业。

开茂其实本来并不富裕，惟其为人忠厚、勤俭持家，专以打鱼捞虾为业，吃穿不愁。然其后来之所以一变而为一方之大富，乃由于机缘凑巧，出乎意外。相传一天他清早下河捞虾，偶然发现河中有一马槽银锭，喜不自胜。取回家后，将之购置田庄，逐年发展，后有四万八千挑米的田产，遍及附近几个村寨。待其四个儿子长成人后便将所置田产平分给他们，每人各得一万二千挑。

为了使其后代子孙有所据以祀先启后，开茂还拿出一百一十二两银子购买大田两块作为春秋二季祭拜扫祖先坟墓之资，春祭定在每年清明节，秋祭定在每年中秋节，祭后全族不分男女老少共宴于祠堂，以乐神嗜；暨又将银子一千零四十两买得马汗寨的庄园一个，供后代子孙读书之用，或用于补助家族中缺食少用者及应试、嫁娶、埋葬有困难者；随后还用三十二两银子购买大田一丘作为在金石与羡田两寨之间设渡之用，每年以田中之谷雇人撑船，又另以二十两银子购田

一丘，将存谷购买木板，以备对木船补旧更新；此外还在三岔路口（今农业中学附近）修一茶房，免费为过往行人供应茶水。

雷石家族由于祖先发迹，家宽人宽，子孙多读书习武，出了一门文官武将，其中雷石邦璧就被清朝皇帝诰封为“武功将军”。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成声（云波）由军功保蓝翎都司，出任定广、罗斛、朗洞各营千总，朗洞、铜仁、黔西等地守备；次子镛声（金台）同治癸酉科中亚元，加四品顶翎，出任铜仁、清江、荔波、大塘守备；四子墉声（子崇），身材魁梧，长于武功，曾被当时贵州巡抚岑毓英鉴赏委任武巡捕，后提升为花翎副将，衔尽先游击、贵州省荔波营中军守备等职，一门昆仲，三英鼎立，是雷石家族的极盛时代。

正因为当时雷石家族不仅富裕，而且很显贵，故在雷石邦璧及其子成声、镛声死后丧事办得非常隆重，并择吉将他们安葬于满管寨西山的“杏子冲”，包以石坟。并且在他们的墓地上竖起了一对连头带柱高约两丈的“华表”。其雕刻工艺之精致，实为远近所未有。石柱高一丈三，四方各宽一尺五寸，每方都刻有一幅对联。对联都由云南、四川、湖南、广东等省的名书法家所撰并书。其中以广东学台黄槐森所撰写的一幅最为精彩。其笔力之刚劲，文风之俊秀，实令人久观而不厌，久读而不烦。联文为：“潜德必发幽光，想当年鲤对庭超，教孝教忠，窦桂荀龙期媲美；有子克成先志，看今日虎符鼎峙，难兄难弟，王珠薛凤喜齐名”。“华表”的脚为三尺见方厚的整块石礅，四方刻有花纹，一块刻的是“鹿、鹤、狮、象”，另一块刻的是“渔、樵、耕、读”图像。两根“华表”顶端各雕有一只昂首而坐的石狮子，栩栩

如生，颇为壮观。

雕刻此“华表”的匠人，名施云山，是特地由四川请来的，手艺确实高超，全用扁錾，刻花一丝不苟，刻字一笔不走，明晰而清秀，使人看去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感。

“华表”的用料采自距坟地三十来华里的大龙乡“白岩”山上。每根重量不下三几千斤，仅雕刻和搬运就不知花去多少银两。只可惜这两根“华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被“造反派”毁坏，坟地上栽的风景树也全被挖光。只剩下几所孤坟。而这几所孤坟在近两三年来也连续被盗。坟墓被挖，棺材被毁，殉葬物品被翻尸洗劫一空。

雷石氏家族在邦字辈和声字辈时，确很昌盛，威震一时，然而至善字辈和启字辈时则开始衰落，而且每况愈下。衰落的原因，并非什么天灾人祸，而是由于后来子孙中出了一些不肖之辈，仗势祖业大，家当宽，因而滋长了享乐腐化思想，衣必绫罗绸缎，食必旨酒佳肴，挥金如土。更有甚者，每年秋收，下田分花时，总要指定一家为他割草喂马，晚上酒醉回家时，又指定一家为他打火把护送。于是他就抽出两冲田给这两家作报酬，叫割马草的种“马草冲”，叫打火把的种“火把冲”，自种自吃不交租。有的纨绔公子，成天吃喝玩乐、荒淫无度、不求生计，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烟毒盛行时期，雷石家族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少有不吸大烟的。有相当一部分已将家产卖光吃光，个别的还险些落到沿街乞食的地步。不过雷石后裔中始终也有一些尚能安分守道、勤俭持家，至今仍兴旺发达的。